

琴台客聚

文學大系)的風波外,他在第一站的上海行與上海作協副主席茹志鵑也鬧出很不愉快的事件。

柏楊張香華伉儷準備啟程赴大陸,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主任蕭華苓建議由茹志鵑代為安排。蕭華苓與茹志鵑熟稔。

當時柏楊曾通過我轉信給茹志鵑。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茹志鵑曾給我來一封信,內容略謂:

柏楊先生托你轉來的信已收到。他同時也直接給我寫了信,並給我他在台北家中的電話,我試了試,竟很快接通了。他告訴我他將在十五日從香港再告訴我他來上海的具体航班。

信中稱「郭先生」,是柏楊的原名「郭衣洞」。從上述茹志鵑信中的表述,她對柏楊夫婦的大陸行非常重視並作了精心安排。

柏楊與茹志鵑的矛盾(上)

可是,因為兩岸久遠凡四十年,海峽兩岸文化背景很不一樣,很多事情是辦不了。

自由慣了的柏楊,希望能自己安排行程,包括安排會見想見的人物。

其中雙方最大矛盾產生是柏楊要求探望王若望事件上。

茹志鵑對此事感到為難,表示王若望不在上海。

柏楊死心不息,張香華通過香港的胡菊人,輾轉聯繫到王若望的電話,證實王若望在上海,並沒有離開。

結果柏楊夫婦自己去探望王若望。

柏楊此後對茹志鵑便很有意思,並在他的《家園》回憶錄原原本本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寫出來。

這件發生後,柏楊決定自己安排行程及會見人等,當然辦起來並不很順利。

茹志鵑待到翌年一月二十六日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訪問,作了回應。

茹志鵑對記者說:「我和柏楊的認識、交往,是因為蕭華苓的關係。我和蕭華苓是好朋友,蕭華苓和柏楊又是好朋友,蕭華苓曾向我表示,柏楊很想回來看看,但他不願以探親的身份回來,而希望有個協會邀請他,於是我覺得,我們上海作家協會願意邀請他。」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七)

大地遊走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瀋陽之一

離開生機盎然的盤錦,我坐高鐵來到瀋陽。

瀋陽是遼寧省省會,地域上是東北三省最大的城市,人口約850萬,這是一個繁華熱鬧,車水馬龍的大都會。

這次到瀋陽除了觀光,我還嘗試一個有別於過去的旅遊方式,就是以一個地方(瀋陽)為中心點到周邊——不超過100公里距離的地方遊走,每天一大早出發,晚上回瀋陽。這個方法的好處是減少拉着行李轉換酒店次數,我每天只需帶着必需品——那是兩個環保布袋。一個環保布袋裝糧水,我帶熱茶、開水和麵包,因為一整天在景點遊走,未必找到飯館,有時更是沒有時間吃飯;那茶水、麵包就可大派用場。另一個環保布袋則是帽子、太陽眼鏡、傘子等,還有一本薄薄的書。雙囊合璧,那我就可以瀟灑行走大地啦!

瀋陽不愧是東北大都,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飛機、高鐵、長途大巴應有盡有,由於我以瀋陽為中心點每天往返遊覽地,最少要待上4、5天,所以住的地方要舒適,更要接近高鐵路。找到了,這是一家新型特許分銷酒店,幾乎內地每個一二線城市都有連鎖店。這酒店吸引我邁步進去的原因一是它和瀋陽高鐵路——瀋陽北站只需8分鐘路程;二是因為它的建築設計整潔新穎,讓我心生好感。

幸運之神又眷顧我了,進去一問,房價320元一晚(包自

助早餐);房間明亮時尚,果然是大城市;服務員態度有禮專業,令人放心。

這家旅館的服務員專業之處是他們成了我的旅遊嚮導,每天晚上計劃明天行程,我總到服務台徵詢他們意見;他們不但為我逐一解答,甚至自己上網,或找他們的朋友為我提供意見。這家旅館的服務員也告訴我:旅館旁邊有一家佔地4層的大型超市,建議我去逛逛,可多了解瀋陽民生。每晚從遊覽地回瀋陽,我總「遵從命令」到這裡走走,看看這裡五花八門的貨品,和不同的人聊天說話,從「地氣」中感受當地人生活。

這家旅館讓我最念念不忘的是他們的早餐:新鮮、熱氣騰騰;中西食物合璧,琳瑯滿目;匪夷所思的是乾淨,食物上沒有丁點醬汁,更沒有被弄翻到桌上的小塊食物。原來這裡有服務員專責清潔食物桌,更有服務員按時更新食物以保新鮮。

看着服務員用心殷勤工作的背影,我想:我住的並不是五星級飯店,但我在這裡得到的是尊重;這尊重並不用金錢換來,而是這家旅館上下對人的敬重而來。

對人敬重,這是人基本而高尚的品格,更是了不起的國民素質。這最棒的國民素質,就在這一家三星級旅館裡閃閃發亮,她的光榮照耀我心,照耀眾多旅客,讓旅客們帶着溫暖和尊嚴踏上旅途,朝氣勃勃地繼續他們的人生路!



瀋陽高鐵的瀋陽北站外一瞥。 作者供圖

水過留痕 做奔跑中的蝸牛

演藝圈幕後好友傳來好消息,已率團隊回歸內地「橫店影城」開工了,從朋友的聲音聽得出他的心情是很興奮、情緒高漲,畢竟久困在「籠」中多月的鳥兒,再展翅高飛,誰不雀躍呀!

去年香港社會問題動盪不斷,在暴徒打砸燒的種種「暴力」下,香港市民生活的環境、質素等都在下降,飽受煎熬,加上今年初全球爆發新冠病毒的疫情下,不少人被迫「手停口停」,更是苦不堪言,朋友們再次踏上工作的「征途」,竟然表示有「重生」的強烈感覺,聲音抖擻地說:「以前是開工望收工,完成節目或劇集的攝製,如期返香港見家人朋友,都是台前幕後團隊的工作目標,但現在香港社會的氛圍,可以『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早已被『慘不忍睹』這四個極之貼切的形容詞取代了!工作跟以前一樣的疲累,不過心境卻比在香港『自在』很多,不用多說,香港市民絕對明白有此心情是為什麼。」

已年屆四十多歲的朋友都說,能分辨是非對錯,乃人類最強大的智慧,他們真的真的無法理解現在的新世代為何「摒棄」了智慧,去成為傳播仇恨的機器,有一句快被他們說爛的話就是:我們這樣做,完全是你們「迫」的!如此這般的「瘋人瘋語」,實在令人只能大為無語。朋友們強調並非想「不厭其煩」的講大道理,不過自他們懂人性以來,父母長輩要他們眼睛學做事,嘴巴學做人,或者一件事不因困難,複不複雜,不在於「它」的本身,而在於看待「它」的人的心態;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路要走,所以,縱使面對逆境,他們會走好「下坡路」,生活裡仍繼續做一隻奔跑中的蝸牛!亦樂觀寄語彼此,人生後半場,懂放下,你就贏!筆者也想說,朋友,你的理智明言,我受教了,感謝!

爽姐私語

時間便往新光戲院,但這大半年因為疫情嚴重,戲院要暫停,往新光的次數少之又少,很失落!

其實對新光戲院真是有太深厚的感情,自小跟着老爸去新光戲院睇戲,粵劇為主,而中國內地的戲曲文化藝術,沒有一個劇團的演出我是沒看過,只可惜自己沒有天分且懶,否則真可以成為評論員,寫下戲曲藝術評論,扮專家。

那天,得知李居明師傅為新光戲院領取所獲得的服務大獎,特別跑去看看,聽他講新光戲院的近況,聽他講疫情之後新光戲曲文化中心有何新計劃。李師傅是永不停人失望的,只要我們問,他一定會有讓我們滿足的答案。

李師傅話希望能在短期內重開戲院,恢復演出,而重頭戲《粵劇特朗普》將會在六月份於西九文化中心正式公演。

他說因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香港社會各

新光再現

階層受影響至今逾百日,有感近期疫情轉趨平穩受控,整體狀況較為樂觀,應是時候讓社會恢復正常運作。考慮種種實況後,認為於五月中旬至月底重開新光是可行的,更希望屆時觀眾不用戴着口罩入場睇戲,感覺更高意舒暢。

「祈求一切順利,願望成真!」李居明坦言因疫情影響,戲院損失甚大,新光今年檔期本來早已排滿,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一切,幾個月來戲院停開,幾百場演出包括電影被迫取消,最保守估計也要虧損逾千萬。「各行各業都難逃此劫承受苦難,但不要緊,噩運總會過去。」

由於新光檔期早已排滿,故六月份公演的《粵劇特朗普》

會安排於西九文化中心開鑼,李居明表示此新的戲劇題材貼近世界形勢,相信年輕觀眾及文化界人士必感興趣,已有計劃短期內(五月份)開售門票,他希望此戲能衝破近月市面的低迷氣氛,帶頭引領觀眾重新睇戲熱情。



李居明師傅與年輕觀眾合照。 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多用消毒用品(我們沒有用,只是簡單用水和肥皂),很多人反映說出現皮膚問題。

借此說說,大部分的皮膚問題都是內在問題。首先,要搞好腸胃,多喝薑粥、豬肚湯等,健脾脾胃,若能一天去兩次大便,幾天後皮膚應該會好轉。且另外就是祛濕湯,坊間有不少湯包或涼茶都有祛濕功效,不建議太涼的,我們都是用木棉花、菊花一類,不喝冷的,尤其是有點濕疹或牙肉痛,飲一次已有效果。當然,虛弱及寒濕體質不合,最好問問中醫意見。

內在問題第一線是腸胃,但很多人的健康問題就更複雜,中醫朋友說香港人的皮膚問題多是肺、腎及肝的毒素,一般都要清一陣子。只用外用藥不單解決不了,還會影響排毒,所以不要只試不同的藥膏或潤膚霜。

至於真的是皮膚問題,例如蚊叮蟲咬、燙傷、汗疹等等,有幾種用下的外用品不錯,藉此介紹一下:

1) 薰衣草油——這個是萬用

皮膚問題的應對

的,但要買有機及品質好的,很快就痊癒。

2) 椰子油——有傷口及沒傷口,我們也會用。另外若是內裡健康問題,每天空肚用椰子油做油拔二次,可以改善排毒。十分方便。

3) 印楝油——蚊咬十分快好,味道像蒜,但對大部分皮膚問題及小傷口癒合也好。且也適合寵物用。

4) 鮮蘆薈——具消炎及潤膚功效,開時做面膜加點檸檬還可以美白呢。一用蘆薈,暗瘡都很快退。

5) 不同的精油——坊間有很多推介,這兒不詳細說了。針對皮膚的話,絲柏、乳香、永久花等都對不同紅腫或傷口有很好的療效。

6) 艾草——行氣活血,偶發性濕疹,開熱水煲艾草,然後用滾滾或洗,很快便痊癒。剩下的可以翻熱和加熱水浸腳,然後就睡個好眠。

不要有太多街上買到的合成物,不是多化學或致敏原料,就是石油副產品。簡單點用吃下肚子的植物油,其實已有很多選擇。

百家廊

前幾天,有人在微信上問我,你信中醫嗎?問得有點突然,一時找不到理由回答。究其原因,是疫情時期有人把中醫和西醫推到了風口浪尖,使其成了網絡上的熱議話題,而備受質疑的則是中醫。沉吟半晌我才回覆:無論中醫和西醫,我都信。為什麼呢?我雖不懂醫學,也沒接受過醫學專業知識教育,卻知道眾人等在並不研究中醫醫學的情況下妄加評論,太不應該。從古至今,中醫挽救了多人的生命,有目共睹。

作為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傳統醫學,中醫在我國已有幾千年歷史,雖然古老,但是它的理念卻並不落後,正如抗疫院士張伯禮所說,許多現代醫學的最新前沿,包括它們在西醫強調的系統科學、精準醫療,我們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來了,儘管提法不一樣,理念卻趨同。中醫和西醫各有所長,經過了臨床實踐和驗證的中醫,應和西醫各領一片天下。中醫強調的養生保健,對生命健康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根本問題,中醫和西醫一樣,關鍵就在於醫者是否不斷提升磨礪醫術,懷着一份虔誠與責任治病救人,為百姓服務。

中醫的前身是漢醫,後來才統稱中醫,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的一門學科。它承載着我國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豐富經驗和理論,是在古人樸素的辨證思想的指導下,通過長期實踐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的一個醫學理論體系。中醫醫術曾惠及多少人我無法計算,但是作為普通人,不僅僅是信任這麼簡單。我可以說,中醫曾經惠及我,讓我在一次次病痛之後仍然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很喜歡這樣一個情景。燈火在夜色中點亮,橘黃的光線從窗戶裡透出來,溫暖而寂靜,和燈光一起滲透出來的,還有一縷若有若無的藥香,在從那個昏黃燈光的窗口經過時,這股藥香便飛出來,撲向你的鼻端,有意無意地引起你的懷想。你都不知道,在這個沒電燈的夜晚,是誰還在古老小巷的盡頭煎藥,讓中藥的氣息像蝴蝶一樣翩然散開,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撞擊你的心扉,瞬間打開所有有關草藥的記憶。這樣的情景很美,溫暖,也有些淒然。我想

藥香如蝶

那煎藥的人,是否因為久病不癒的自己或家人心情沉重?如果這是一個女孩,那些藥香也許能夠釋散一下她的淚水。想起小時候,也是傍晚的時候,母親守着一隻小小的火爐煎藥,她把柴草梳理得很輕很細,默默地往爐膛裡添柴,一點點點火舌的上方扔去,柴一進膛,立刻就燃成了一個跳躍的「花朵」,這些紅紅的「花朵」在母親那根根柴草的延續下,才不輕易熄滅。而坐在那把黃泥火爐上的圓口的砂壺,卻已是咕咕作響了,深褐色的藥水在快要溢出的壺口上沸騰,一股濃濃的氣息撲來,母親告訴我那是些藥香。在我看來,那隻咕咕作響的砂壺分明是隻吞雲吐霧的「怪獸」,不到萬不得已沒有人用它。

在中藥味裡浸泡的時間長了,慢慢開始習慣。12歲的那年冬天失語,父親找人開了些中草藥,也是母親幫我煎好端給我喝,一天天吃藥,病竟慢慢好了。我的母親從年輕時就身體多病,也許是營養不良所致,從我記事起,母親就在中醫的指導下用藥,每個周末的下午,母親都取一隻板凳坐在那裡煎草藥,把它們剪成一段一段的,長度適合放進那隻黑色的藥壺。這些草藥都是母親的學生採來的,他們知道我母親在吃中藥,上山採藥的時候順手採些草藥送到我家,作為酬謝,母親也給他們買筆買演草本。家裡經常把這些草藥一把一把地捆紮起來,懸於那面佈滿煙火色的牆上,把一面牆都要掛滿了。

燻黑的土牆,新鮮的草藥,就像一幕幕標本,它們是我中草藥知識的啟蒙。常常,那些未及晾乾的草藥被我拿在手裡,反覆觀察它的葉片、根塊,從而讓我認識並熟知它們的名字,百部、黨參、何首烏等。母親的中草藥裡屬何首烏最多,長長的藤蔓,每次煎藥前都屬它剪得最多。不知是否與這味草藥有關,如今母親80多歲了,頭髮依然烏黑油亮。若干年後,我在文學作品中描寫這些植物,對植物的描寫仍很傳神。那些草藥是我認知大自然的媒介,是它們率先走進我的視野,激發了我對所有植物的熱愛,並且產生崇敬之心。

那些中草藥每一種都帶有植物原初的氣息,與已經分類好了的中藥房裡的草藥相比它們更原始。想一想我為什麼相信中醫,說來神奇。2001年冬天到春天,因為連續加班,過度的勞累使我生了一場大病,每日流血不止,在當地

各醫院奔波3個月都沒有治好,3個多月後我已到了弱不禁風的境地,走路都怕身邊汽車帶起的風把我捲到,身旁若有及腰高的綠化植物,都自覺不自覺地伸出手去緊緊將它們抓住,就像抓住一根維持平衡的稻草。

我還上班,許多工作離不開我。頭暈、耳鳴、低血壓、貧血集於一身,也不好意思請假。就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突然想起了中醫,找到曾經從我母親那裡多次聽過的一位老中醫那裡,再次拜醫治療。80多歲的老年人在處方箋上寫我的名字時,我看到他那長滿老斑的手在顫抖,但當他四指併攏,往我手腕上一搭,開始屏息靜氣8、9秒時,原本顫抖的手竟然穩如泰山,神情也是那麼淡定自若。

幾秒之後,老人家就說我這是「血崩」,發病原因是氣厥所致,一句話嚇了我一跳,《紅樓夢》裡的王熙鳳不就得的這個病嗎?老中醫解開我的病因後,開了3副藥,囑我當天就要煎好吃了。我取藥後匆匆回家,找出砂壺泡上草藥,晚上7點鐘左右開始在火爐上熬製,睡前吃下了第1副藥,那天晚上睡得很香,到第2天早上,發現血止住了。吃了那麼多西藥,用過各種藥物和針劑都沒有止住,難道一副中藥就見效了?我非常疑惑,繼續吃藥,3副藥後,我已安然無恙。

2018年5月,我在參加一次采風活動回來之後突然腰疼,伴有手腳酸脹,拍片和化驗結果都挺正常,想找中醫調理,可惜那位老中醫已經仙逝,給我看病的是他的後輩。在我國,中醫都是世代相傳的,很多中醫都出身於中醫世家。一邊服中藥一邊針灸按摩,現在,那些症狀幾乎全消,已經沒有了什麼感覺。在原始蠻荒的遠古時代,人類為了更好的生存,開始研究草藥,神農氏嚐百草,是為了挖掘種植具有價值的穀物,讓日益增多的人口用來充飢,同時也在嚐百草的時候掌握了草藥的性能,通過實踐和應用,拯救了許多身患重病的人。

我國歷史上名醫輩出,先是岐伯,之後是扁鵲、張仲景、華佗、孫思邈等,他們奠基了中醫理論和中醫治療學的基礎,創造了望、聞、問、切的診斷方法,造福人類,流傳至今。不可否認的是,中醫醫學已經跨出國門,遍佈世界各地,有報道說,中醫在國外行醫,因其簡、便、廉、驗很受歡迎,在內地,一些德高望重的中醫的精湛醫術,也讓外國友人讚歎不已。

鵬情萬里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的陝西之行,讓秦嶺再一次受到眾人關注。關於秦嶺,詩意在胸的人,最先想到的一句,便是有了秦嶺,中國從此有了南方北方。這條橫亘神州中部的綿長山脈,不僅是中國地理意義上的南北分界線,千百年來,也是中國人心靈上的一道關口。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愈被貶潮州,離開長安行至秦嶺時的這一番感慨,說中了後世多少壯志未酬者,內心的波瀾起伏和無盡的惆悵。

作為秦人,我似乎從來沒有為秦嶺寫過一篇文章。可能她實在離生活太近,始終看不清她全部的面容。自記事起,只要睜開眼,就看到她橫在那裡。天青時,她是一道無止境的幽藍,接着天連著地。天晴時,濃濃的綠遮不住連綿起伏的峰峰嶺嶺,連棱角都鮮明清晰。有時候她更像是家裡的屋簷、門前的大樹、村口的石碾子,或者是城門樓子上的銅鈴,不起風,閉着眼睛都能在耳朵裡迴響她清脆悅耳的聲音。

我們很少會文縷縷地稱她做秦嶺。在秦人的生活裡,她是翠華山、太白山、終南山、首陽山、

雲橫秦嶺雪擁藍關

華山、驪山……這一座一座在秦地以外的人,聽來如雷貫耳的山名,在秦人的眼中,就如戲台上的生旦淨末丑,用挺拔俊朗的一招一式,用婉轉嫵媚的回眸顧盼,用著勁沉穩的忠臣良將,用領下灰白飄逸的長髯,用嬉笑怒罵的善變嘴臉,再現了古戰場上的刀光劍影,演繹著長生殿上的生離死別。

道不完的王成敗寇,唱不盡的盛世恢弘,思不絕的江山如畫,史書上一行一行的驚心動魄,落在祖祖輩輩棲息於此的秦人眼裡,也只是煙火平常的一朵絢爛談資。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西上太白峰,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首陽采薇;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霖鈴終不怨……李白杜甫白居易,嵇康納蘭司馬遷,文人墨客們瀚若煙海的吟誦,一座山就已經讓我們琢磨了好多年。老子騎青牛入函谷關,澤被終南山樓觀台,留下五千言《道德經》,澤被後世;鳩摩羅什在圭峰山下的草堂寺裡講經說法,佛家典籍由此廣傳中土;白居易鰲

居於此寫就的《長恨歌》,迄今仍人人能全篇背誦;首陽山下目不識丁的耄耋老嫗,隨口也能說一段伯夷叔齊餓死不食周粟的陳年舊事……太白山千年不化的積雪,也遠不如這累世的錦繡華章,對秦人的浸潤熏陶。

我自小住在終南山下,跟隨長輩鄰里慣常的叫法,呼其為南山。半大少年時,上躡下跳,呼朋喚友,踩着單車就闖入一道山溝。即便是三伏天下,稍微進得深了些,便覺寒意逼人。曲折蜿蜒的山路邊,必定有一條幽深的河溝,常年水流不斷。有水有大樹又向陽的地方,多半會有拙樸簡陋的茅屋磚舍。寄居此處的多半是怡然自得的終南隱士。有時累了渴了,會叫門去討一杯水喝。隱士們雖都不喜多與人言談,暖水瓶裡的水,倒是要多少給多少。

我記得有一回跟鄰居的小孩去首陽山,出門走得急,飯也沒有吃飽。午後的陽光還溫熱暖融,我們兩個卻已是飢腸轆轆。在山間一素不相識的隱士大叔家裡,我們一人幹掉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白潑辣子湯麵。

想必山如水如斯,人情風俗亦如斯。